

父亲百日祭

□夏 骏



夏骏，著名纪录片编导，历任中央电视台国际部编导，央视《新闻调查》制片人，中华遗产杂志主编，中国广播电视协会纪录片委员会副会长，2010年上海世博会顾问，中华文化促进会主席团委员等。纪录片作品有《长江》《汉江》《川魂》《读书的力量》《张寒》《秦淮河》《颜子》等。

父亲离开我们，转眼已经100天了。

父亲夏龙发，1937年生人，按虚岁算享年86岁。一般意义上，86岁算高寿了，但是，我的家乡江苏如皋是全世界唯一位处发达地区的长寿之乡，一个县级市，超过100岁的老人，已经有500多人，超过90岁的更有16000多人，我的爷爷一生劳作，也享寿91岁，所以，86岁在家乡不算很高龄。

这些年，我每次回乡都是匆匆数日，有时甚至只有一天，但有一个必须的项目，就是傍晚陪父亲绕着村庄散步一圈，那是他本来的功课。我陪着他走，听他说说过去的事情。只是近两年，父亲走路已经迈不开大步，只能走起碎步，我从后面看去，心底感叹“父亲老了”！不过，按常识推算，从能够散步两公里，到只能在家门口走走，再到可能坐轮椅，总觉得还有几年时间的过渡，却没有想到前几天还能在附近散步，几天后却溘然长逝，人生的节奏真是“无常”可计。

近两年，我的研究生导师田本相先生88岁离世，我的事业中一位重要的领路人陈汉元先生85岁离世。前些年我还在暗自庆幸自己特别幸福，几位从青年时期搀扶我成长的父辈人物，一路照应，四十年相依相伴，能够时时看望，加上父母双全，人世间还有什么比这种福气更让人欢喜呢？这两年，却终于走到一个最不愿意面对却又不得不到来的阶段，一代人的后墙陆续倒塌，自己无奈而又必然地成为了后墙。

关于父亲的童年到青年，我从上两代的叙述中也知道一些。印象较深的，比如从小就看到父亲头皮上有多处疤痕，那是抗日战争时期，为了躲避日军扫荡，爷爷奶奶只要听闻消息，就带着全家钻进庄稼地，往田园深处跑。在棉花结桃的季节，父亲被大人拉着往棉田深处奔跑，结实的棉桃不停抽打父亲稚嫩的后背，直打得满头是血，那些伤疤是战争时期逃命时留下的疤痕。

在性命都难保全的岁月，生活的艰难自不难想象。父亲从抗日战争到三年内战，到1949年之后直至文化

大革命的那几十年，正是百年中国历史中间较为动荡的时期，苦难成为日常，也形成了一代人在匮乏中必然的节俭习惯。我在老家房间里用了20多年的席梦思床垫，一些弹簧因为失去弹性而高低不平，甚至因为僵硬已经影响睡眠。我无意间对父亲说，下次回来，我准备更换一下床垫。等我离家后，父亲很快为我的房间更换了新床垫。后来在整理父亲遗物时，才发现父亲把原来我用的旧床垫换到自己的床上，替代了原先更加破旧的床垫。年轻的亲戚朋友们看到老人们过度节俭的生活习惯，多次规劝无效，都在无奈地苦笑。其实，这背后有一代人前半生持续不断的苦难历程所沉淀的理念，这也是中国社会耐受力很强的一个历史逻辑背景。

父亲的童年、少年尽管与大部分中国人一样苦难，但从个人情感的小环境来看却不差。除了父母对这个中年得来的幼子特别关爱之外，还有比他大10多岁的哥哥、姐姐的照顾。父亲是在家庭爱护中成长起来的，所以性格比较开朗，甚至有些单纯。他一生城府不深，说话率真，从无怨言人之念，这肯定与他从小在一个被呵护，不需要怀疑、无须警惕的人际环境中长大有关。

我的爷爷是个乡村木匠，在贫穷时代，木匠就是一个谋生的饭碗，没有多少收入。父亲从小上学成绩好，读到如皋中学的初中，而再往上读，家庭经济支持不住，就只能去读南通农业学校，因为农校、师范、军校当时是不要学费的。而张謇先生办的南通农校便成为父亲能够上得起的选项。前两年，由我担任总编导的纪录片《张謇》在如皋展映，我就在梳理思考，作为南通后世子孙，张謇先生的事业与我有什么直接关联吗？真的有！我的父亲就是从张謇先生创办的南通农业学校毕业，由此改变了自己以及家族的命运。当时，我就在展映会上讲到，张謇先生不可能想象到，他创办的农业学校的一个学生的儿子，在他离世近百年的时候，来摄制他的评传作品，这也是一份善缘。由此，我也更深刻地意识到，人世间，当你有了一定的生存自由度之后，尽可以只问播种，不问收获。所谓“收获”，

肯定会在机缘合拍的时刻不求自至，天地规律，自然之道就在其中。因果之间，报应精确，一切都在时间中结账而已。

从南通农业学校毕业后，父亲本应该到类似农业局这样的单位工作，但是上个世纪60年代初，教育系统严重缺乏基层骨干，父亲就被分配到如皋市柴湾乡一个乡村小学当负责人。正是这个原因，父亲一生在乡镇工作，也正是因为这个机缘，父亲与学校附近村庄的一位女子，也就是后来我的母亲才有了姻缘际遇。

人在青年时期的第一份职业，对于塑造一生的职业性格乃至塑造人的思维习惯有着基础性的意义。父亲做教师10多年，同时做校长，这就定型了一生的职业性格。即使40岁开始改做乡镇行政官员，却再也改变不了老师的本色——较真、直率、喜欢追根究源，不懂得说半句留半句的官场套路，毫无城府地表达自己的意见。因为长期与学生交流，不习惯拐弯抹角说话了。而这些职业习惯对于半路出家进官场的人而言，就可能在不知不觉中犯忌讳。比如，开会时，你在前面发言，习惯性地都把话说全了，领导总结时说什么？好在父亲很用心不多，这背后，也是因为多年做教师落下的清高性格使然。

我与弟弟后来在业务方面都小有成绩，我弟弟夏志杰没有上过高中、大学，直接从中专毕业了研究生，20岁左右拿到硕士学位，后来留美，20几岁拿到博士学位，现在也算院士级科学家。我们兄弟能从如皋最东北角的偏僻农村走出来，似乎在家教育方面有些可以总结的经验。回想起来，父母的教育作用，最核心的是方向引导和习惯兴趣养成。

有一条重要的心得，是我们兄弟从小有一种不甘平庸的成长冲动。而对于平民子弟而言，期望有所作为的通道只有读书。父亲是学农的，但在他不太大的书柜里，有几十本文学书籍和杂志，记得几乎都是繁体字版本，也有几本苏联时代的小说，是他上世纪50年代在南通读书期间积累的。在我们兄弟读小学时，这些似懂非懂的书籍，激发了我们不少兴趣。有时，就是几篇文章、几本书，就可能诱发一个少年的阅读热情。读完这些书，我们就接着从小学校长那里借学校的杂志看，那时正值文革期间，一本接一本借书看的小学生并不多。

那是一个混乱的时期，也是青少年对于未来很茫然的时代。父亲对于我

们兄弟用一种简明又好检查落实的方法来要求，就是除了老师的作业之外，每天描写钢笔字帖100个字。对于小学生而言，一天不差坚持临帖百字并不轻松。父亲平时住校，每周回来两三次，每次看到父亲骑着自行车来到家门口南边的路上，我们兄弟便赶紧放下其他一切事项，赶紧补那每天100个字的临帖任务，即使有拖欠，因为态度好，或许也能让父亲找到一点原谅的理由。

后来想起来，这种看似简单原始的教育方式，在那个排斥文化的时代很起作用，一来每天100个字，用足放学回家到晚饭之间的时间，这是其他人家的男孩子玩闹捣蛋的时段；二来长年累月与文字相处，意识中就逐渐渗透了一个文化习惯的底色，也慢慢积累了与文字的亲近以及书写的习以为常。

从小养成的阅读兴趣，后来持续到读如皋中学期间。文革期间的图书馆，书籍不让学生外借，我就从如皋新华书店租书看，一天一分钱，几乎看遍了新华书店的那些文学书。尽管那个时代很多书都被禁，只有《艳阳天》《金光大道》之类的占据着主角的位置，但毕竟也算是在读书，比玩泥巴、打群架好不少。有时，周末从如皋回到乡下的老家，带着一本租出来的书，弟弟就争着要先看，因为第二天傍晚要带回如皋，弟弟就从星期六晚上开始，到第二天下午，练就了一天看完一本书的本事。后来的岁月中，我碰到很多聪明人，脑子飞快，就是没有读书学习的热情和兴趣，推论起来，就是童年、少年那个亲近文字的时期错过了，等到青壮年再想培养基本的阅读兴趣，就晚了。

回想父亲给我们兄弟最重要的学习能力培养，就是如此简朴，却又是如此的“难”。整个小学阶段的五年，我们兄弟难就难在“毫不松懈”，难在看到父亲的自行车就忙不迭地去搬凳写字，因为写不好字我们就真的会挨训。要知道，挨一个当校长的父亲训，不到愧悔流泪的程度，是很难过关的。

五年熬下来，习惯也就养成了。父亲虽然是学农业的，但一直有着持久的人文兴趣，甚至可以说是一种追求。我记得不满十岁的时候，在写字桌上不止一次看到父亲写作的短篇小说手稿，写了七八页，但似乎始终没有看到一篇完成的作品，无论当校长，还是当乡长，都是忙差事，真正形成创作能力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，但他各种写作的尝试总在持续

中。直到退休之后，父亲订阅了类似《炎黄春秋》等多种杂志，进入了一个学习高潮期。同时，对于家乡周边的历史遗迹有时间考察了，写了十几篇纪实类作品，反复修改，还发表了几篇。他在70岁左右学会使用电脑，后来的写作和查资料基本都在电脑上完成。生命的最后半年，一共住过两次医院，刚住几天，就因为不能每天用电脑而很不适应。

编写家谱，是父亲70岁左右开始的一项不小的工程。他跑到山东、浙江和江苏等地自费调研查询，好几年时间的集中努力，居然以一己之力完成了如皋东部夏氏家族的第一部家谱《皋东夏氏家谱》，被多家图书馆、档案馆收藏。父亲在83岁时加入作家协会，有可能是史上人年龄最大的会员了，当如皋市作家协会主席给他颁发会员证书的时候，他如文学青年般兴奋不已，有梦想成真的实现感。

让父亲最高兴的事情，是儿孙们各自取得好成绩。我在整理父亲遗物时才得知，儿孙每有一件报喜的好消息，他居然都要写诗庆贺。收到二孙女录取北京人大附中的消息，父亲当天作诗《孙女录取人大附中》：“邮差门前大声喊，你家北京来挂号。闻声大步走出门，接过挂号拆开看，人大附中通知书，元琪录取为新生，落款盖着红大印，高举双手向家奔，天大喜事来降临，我家又出一能人。元琪作文本惊人，小小年纪敢立论，魏晋玄学文章大，儒学道学合一统。”原来每年春节孙辈回来看望爷爷奶奶，父亲要求他们交一篇作文，最小的孙女元琪在初二时交给爷爷一篇三千多字的《谈魏晋玄学》，老人家印象深刻。

大孙女考取清华大学，父亲肯定会写诗了，我在老人家的遗物稿件中果然找到了《梦圆大学门》：“首都电话传喜讯，清华录取复元瑾，奶奶笑得热泪滴，我家又入太学门。入门仅是起跑点，清华文化学不尽，历来寒窗苦无底，步步都要付艰辛。辉煌人生路漫漫，谨慎举步立稳，切勿张狂耍聪明，实实在在求学问。夏氏遗风诚为本，成就大业必在诚。”

父亲曾给我讲过他单独陪同省委书记的一段故事。那时，父亲还是柴湾乡政府的秘书。一天，父亲在政府办公室值班，书记、乡长都不在。一辆草绿色“北京212”吉普车停到乡政府院子里，一位干部走下车，到值班室与父亲说明才知，是省委许书记带

了一个秘书、一个司机来基层调研。省委书记这么大的官下乡调研，居然是不打招呼的。

父亲问：“许书记来调研，是否要通知书记、乡长赶回来陪同？”许书记回答说：“不用了。夏秘书，你带我们到最穷的村子去看看。”父亲就真的带他们来到最穷的村子，许书记来到一个贫穷的农户家与大家聊起来，中间请农家烧了一次开水，就这样面对面了解情况。

父亲对我讲起这个经历，很感慨那时候的干部作风令人敬佩。江苏省的“一号首长”下基层，居然南通地区和如皋县没有一个干部来陪同，这种调研才真可以看到全面的实情，听到真话。随着这种场景已经模糊遥远了，父亲怀念和敬佩的，其实正是这样一种工作方式和务实作风。

父母日渐年老，而我们兄弟又正处于人生的忙碌阶段。父母亲从来没有因为我们陪伴时间少而有丝毫的怨言，他们也从内心觉得儿孙们有所成就才是最好的慰藉。此前，我每次往家里打电话时，父亲都说家里的事情我们能处理好，你们不要担心，专心把自己的事情办好。在父亲去世前三天，我俩最后一次通话，只有短短两句话，他只问：“你明天回来呀？”显然，这一次他预感到问题严重了。当天晚上他就进了监护室，等我次日赶回，父亲已不能说话，只是睁眼看着我们，流着最后惜别的泪水。

父亲走完了平凡而不乏激情与梦想的一生，他特别在意的一点是，自己是家族里自晚清以来以读书和文化提升生命意义的第一代，而他的儿孙们不断以各自接续的成就让他满怀期望，也从中领受到一个以教师为职业的父亲特别的荣耀。

父亲离世后，我在老家守孝到终七。此间，在莲友的带领下，来到狼山之麓的广教寺，在地藏菩萨内堂，莲友燃香为父亲祈福。在我刚刚跪拜一叩首的瞬间，寺内悠扬的钟声骤然响起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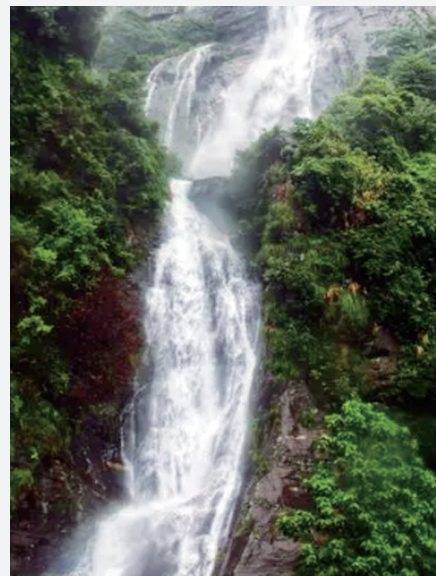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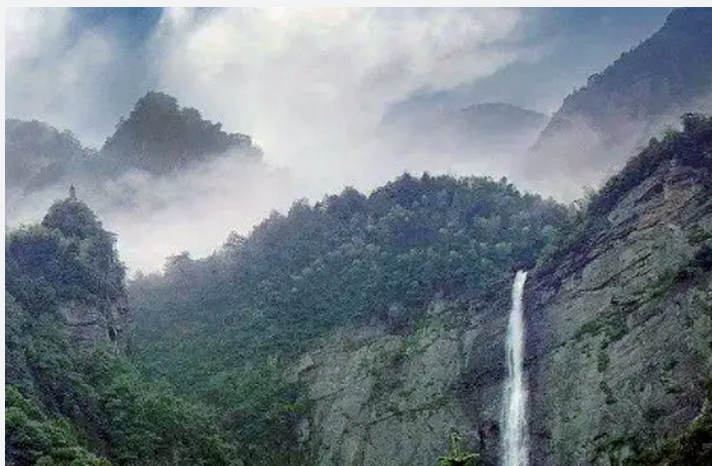
或许，这是父亲的在天之灵感受到了我的祝愿。

完稿于2022年8月13日，父亲逝世百日。



庐山美景

张小元摄



庐山风光奇
层层怪石嶙峋立
绿树影不离

庐山飘云

庐山风光秀
片片朝云凉人肤
避暑好去处

庐山瀑布

庐山风光美
飞流直下挂山磊
如龙正欲飞

庐山奇石（外两首）

□钱海兵

全 国 文 明 城 市

如 皋 欢 迎 您